

1342.4
4586

花 月 痕
珍 珠 舶



A0873861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花 月 痕

(清)魏子安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一名《花月姻缘》，存 52 回。题“眠鹤主人编次”、“栖霞居士评阅”。作者魏子安(1818-1873)，字伯肫，福建侯官人。光绪 14 年(1888)闽双笏庐原刻本，题《花月痕全书》。光绪 19 年上海书局排印本，题《花月姻缘》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二才子，东越韦痴珠与富川韩荷生未见其人，先见其诗，均欲一睹风采。荷生西去太原，入明经略幕供职，宴上见名妓刘秋痕，惊其美艳，点为第一。雁门才女杜采秋，仰慕荷生诗才，二人一见倾心。痴珠入秦访友染疾，往太原就医。遇幼年好友曩兰，其夫李乔松，任职总兵，聘痴珠入幕。痴珠病愈，李总兵设宴，席间得与荷生相遇，相见恨晚。痴珠亦得识秋痕，才子佳人心心相印，互赠定情之物，两情相悦，不在话下。荷生、采秋互表心意，小人妒之，挑拨离间，幸采秋讲明就里，二人言归于好，后又历经周折，方得成亲。秋痕于春院屡遭虐待侮辱，仍抱定初衷，对痴珠坚贞不二，后欲自缢，为婢女救下，始脱险。又有奸人挑拨秋痕、痴珠，秋痕道明原委，痴珠方消疑虑。好景难长，痴珠家遭变故，忧伤不已，卧床不起，不久故去。秋痕为人挟制，难忘痴珠，未料痴珠已去，遂自缢追随。后荷生高中探花，封职将军，边关平倭，屡立战功，又南下金陵，征讨叛贼，破其妖术，大获全胜。龙颜大悦，封赏荷生、采秋，二人无意仕途，返归故里。痴珠之子小珠往太原扶柩。

第一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

情之所钟，端在我辈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性也，情字不足以尽之。然自古忠孝节义，有漠然寡情之我乎？自习俗浇薄，用情不能专一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间，且相率而为伪，何况其他。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，上既不能策名于朝，下又不获食力于家，徒抱一往情深之致，奔走天涯。所闻之事，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，所见之人，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，恶乎用其情。请问看官：渠是情种，澹然坠地时便带有些一点情根，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？吟风啸月，好景难常；玩水游山，劳人易倦。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，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。窗明几净，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，酒阑灯熄，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。

这段话从那里说起？因为我乡有一学究先生，姓虞号耕心，听小子这般说，便叹道：“人生有情，当用于正。陶靖节《闲情》一赋，尚贻物议，若舞衫歌扇，转瞬皆非，红粉青楼，当场即幻，还讲什么情呢？我们原不必做理学，但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读书是为着科名，谋生是为着妻子。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，有些子聪明，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，动人耳根，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，搭他架子，更有那放荡不羁，傲睨一切，偏低着下心，作儿女子态，留恋勾栏中人，——你想，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薪王？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？大约此等行乐去处，只好逢场作戏，如浮云在空，今日到这里，明日到那里，说说笑笑，都无妨碍，不要拖泥带水，纠缠不清才好呢。你说什么情种，又是什么情根，我便情田也要踏破，何从留点根，留点种呢？”

小子笑道：“先生自知甚明，教人也还踏实，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。试想：枯木逢春，萌芽便发；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。无论是何等样人，比木石自然不同，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？古人力辩‘情’‘淫’二字，如泾渭分明，先生将情田踏破，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。先生要行什么乐呢？小子不敢说，求先生指教罢！”

学究勃然怒道：“你讲什么话！先王‘人情以为田’，这‘情’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！”

小子嗤的一笑道：“先生，你阜的不记得上文有‘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’一句呢？大抵人之良心，甚发见最真者，莫如男女分上。故《大学》言诚意，必例之于‘好好色’，《孟子》言舜之孝，必验之于‘慕少艾’。小子南边人，南边有个乐部，生用真男，且用真女，燃椽烛，铺红氍毹，演唱《醒妓》《偷诗》等剧，神情意态，比寻常空中摹拟，强有十倍。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，拿一副面具套上，外则当场酬酢，内则恣室周旋，即使分若君臣，恩若父子，亲若兄弟，爱若夫妇，谊若朋友，亦只是此一面具，再无第二副更换。人心如此，世道如此，可惧可忧。读书人做秀才时，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。自登甲科，人仕途，蛇神牛鬼，麇至沓来，看官听着，小子说‘今人只

是一副面具’，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？须知喜怒威福，十副面具，只是一副铜面具也。——然则生今之世，做今之人，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！我看真面目者，其身历坎坷，不一而足。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，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。读书想为传人，做官想为名宦？奈心方不圆，肠直不曲，眼高不低，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，言语直触当事逆鳞，又耕无百亩之田，隐无一椽之宅，俯仰求人，浮沉终老，横遭白眼，坐困青毡。不想寻常歌伎中，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，怜其沦落系恋之者，一夕之盟，终身不改。幸而为比翼之鹣，诏于朝，荣于室，盘根错节，脍炙人口；不幸而为分飞之燕，受谗谤，遭挫折，生离死别，咫尺天涯，赍恨千秋，黄泉相见。三生冤债，虽授首于市街，一段痴情，早销魂于蓬颗。金焦山下，空传瘞鹤之铭；鸚鵡洲边，谁访玉箫之墓！见者酸鼻，闻者拊心，愚俗无知，转成笑柄。先生，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，是凭空杜撰的么！”

小子寻亲不遇，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，以樵苏种菜为业，五年前，春冻初融，小子锄地，忽地陷一穴，穴中有一铁匣，内藏书数本，其书名《花月痕》，不著作者姓氏，亦不详年代。小子披览一过，将俟此中人传之。其年夏五，早魃为虐，赤地千里。小子奉母避灾太原，苦无生计，忽悟天授此书，接济小子衣食。因手抄一过，日携往茶坊，敲起鼓板，赚钱百文，负米以归，供老母一饱。书中之是非真假，小子亦不知道。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哭的，也有叹息的，都说道：“书中韦痴珠、刘秋痕，有真性情；韩荷生、杜采秋、李谩如、李夫人，有真意气。即劣如秃僮、傻如跛婢、屠户，懒如酒徒，淫如碧桃，狠如肇受，亦各有真面目，跃跃纸上。”可见人心不死，臧获亦剥果之可珍，直道在民，屠沽本英雄之小隐。至如老魅焚身，鸡栖同烬；玄魔荡影，兔脱遭擒，吾鼠善缘，终有技穷之日；瑚玞作剧，徒增形秽之羞，又可见天道循环，无往不复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愿大众莫结恶缘。生之日，死之年，即顾影亦惭清夜。小子尝题其卷首云：

有是必有非，是真还是假。
谁知一片心，质之开卷者！

今日天气清明，诸君闲暇无事，何不往柳巷一味凉茶肆，听小子讲《花月痕》去也。其缘起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

京师繁华靡丽，甲于天下；独城之东南，有一锦秋墩，上有亭，名陶然亭，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。四围远眺，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，别有潇洒出尘之致。亭左近花神庙，编竹为墙，亦有小亭，亭外孤坟三尺，春时葬花于此，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。那年春闱榜后，朝议举行鸿词科，因此各道公车，迟留观望，不尽出都。

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，系东越人，自十九岁领乡荐后，游历大江南北，西登太华，东上泰山。祖士稚气概激昂，桓子野性情凄侧，痴珠兼而有之。文章惜命，对策既摈于主司，上书复伤乎执政。此番召试词科，因借窗友万庶常，同寓圆通观中，托词病暑，礼俗士概屏不见。左图右史，朝夕自娱。光阴易度，忽忽秋深，乡思羁愁，百无聊赖。忽想陶然亭地高境旷，可以排拓胸襟，也不招庶常同往，只带随身小童——名唤秃头，雇车出城，一径往锦秋墩来。遥望残柳垂丝，寒芦飘絮，一路倒也爽然。

不一会，到了墩前，见有五六辆高鞍车，歇在庙门左右。秃头已经下车，取过脚踏，痴珠便慢慢下车来，步行上坡。刚到花神庙门口，迎面走出一群人，当头一个美少年，服饰甚都，面若冠玉，唇若涂朱，目光眉彩，奕奕动人。看他年纪，不过二十余岁，随后两人，都有三十许，也自举止娴雅。前后四个相公跟着，说说笑笑。又有一个小僮，捧着拜匣。痴珠借秃头闲过一边，举目瞧那少年，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，向前去了。

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，然后缓步进得门来，白云锁径，黄叶堆阶，便由曲栏走上。见殿壁左厢，墨沉淋漓，一笔苏字草书，写了一首七律。便念道：

“云阴瑟瑟倚高城，闲叩禅扉信步行。水近万芦吹絮乱，天空一雁比人轻。疏钟响似惊霜早，晚市尘多匝地生。寂寞独怜荒冢在，埋香埋玉总多情！”

痴珠看了一遍，叹道：“这首诗高华清爽，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。”再看落款，是“富川荷生”，也不知其姓名。正自呆想，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，痴珠因向前相见，随问他：“可认得题诗这人？”沙弥道：“这位老爷姓韩，时常来咱们这里逛，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，却不知道官名住宅。”痴珠道：“这首诗好得很，是个才子之笔。你对汝师父讲，千万护惜着，别涂抹了。”沙弥答应了，便随痴珠逦迤上陶然亭来。满壁琳琅，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，且先看款。忽见左壁七律一首，款书“春日招芝香，绮云、竹仙、稚震诸郎，修禊于此。”后面书“荷生醉笔”四字，不禁大笑。便朗

吟道：

“旧时烟草旧时楼，又向江亭快褻游。尘海琴樽销块垒，春城莺燕许勾留。桃花如雪牵归马，湘水连天泛白鸥。独上锦秋墩上望，萧萧暮雨不胜愁！”

痴珠想道：“此人清狂拔俗，潇洒不羁，亦可概见。惜相逢不相识，负这一段文字缘了！”沉吟良久，向沙弥要了笔砚，填《台城路》词一阙云：

萧萧落叶风起，几片断云残柳。草没横塘，苔封古刹，才记旧游携手。不堪回首。想倚马催诗，听莺载酒。转眼凄凉，虚堂独步迟徊久。何人高吟词畔，吊新碑如玉，孤坟如斗？三尺桐棺，一杯麦饭，料得芳心不朽。离怀各有。尽泪堕春前，魂销秋后。感慨悲歌，问花神知否？

自吟一遍，复书款云：“东越痴珠，秋日游锦秋墩，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诗，枵触闲情，倚声和之。”写完，便掷笔笑向沙弥道：“韩老爷再来，汝当以我此词质之，休要忘了。”沙弥亦含笑答应，递上茶来。痴珠兀自踱来踱去，瞧东瞧西。秃头道：“老爷，你看天要下雨，我们回去，路远着哩。”痴珠仰着一看，东北上黑云布满，遂无心久留，急忙下墩，上车而去。这且按下。

却说荷生，这日自锦秋墩进城，已有三下多钟，一路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。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，一为郑仲池太史。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，回曲山房，正上灯赌酒，只见青萍回道：“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，说‘明经略军营摺弁，送来经略书信，并聘金三百两，现在寓处，候老爷呈缴，且有话面回。’”荷生迟疑道：“明节相去岁挂印时，原欲邀我入幕，我彼时因春闱在迩，婉辞谢去。今有书来，想必还为此事，但教我怎样处呢？”侍御道：“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，归路又梗于烽火，何不乘此机会出都，未为不可。”一面催跟班上菜。荷生立起身道：“菜已有了。二君偕诸郎多饮数杯，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。”侍御也不强留，吩咐提灯，送出大门，看过上车，方才进去。

看官听着，这明经略名禄，本是国家勋戚，累世管纆，年方四十五岁。弓马娴熟，韬略精通，而且下士礼贤，毫无骄奢气习。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三边总制汪鸿猷先生，一同出使西域。汪总制屡屡言及，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，文章词赋，虽不过人，而气宇宏深，才识高远，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，意欲招之幕中，又恐其不受羁束。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。

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民作乱，四方刀兵蠢动，民不聊生。汪公奉命防海，明公奉命经略西陲，临别时，经略向汪公求若人才，汪公又把荷生说起，经略立时欲聘同行。荷生因要应鸿词科，不肯同往，经略心颇怅怅。不料回匪日更猖獗，经略驻兵太原，一面防边，一面调度河南军务，接济两湖、两江、两广各道粮饷，控制西南，出入钱谷日以亿万计。羽书旁午，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差使各官，虽各有所长，却无主持全局器量，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赏鉴的，必定不差。近知词科停止，因致书劝驾。

荷生自旧腊月入都，迄今已九月，润笔之绢，谈墓之金，到手随尽。正苦囊空，

得此机缘，亦自愿意，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。

荷生此行，是明经略敦请去的，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赆敬，张祖席，自彰义门至芦沟桥，车马络绎。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，带了老苍头贾忠，小童薛青萍，并新收长随索安、翁慎，一路酬应，到得芦沟桥，已是未末申初时候。刚至旅店，适值门口拥挤不开，将车停住。只见对面店中一小僮，伏侍一人上车，衣服虽不十分华美，而英爽之气见于眉宇，且面熟得很，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。正在凝思，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，还有春庆部、联喜部相公们，一齐迎出，便急忙跳下车来。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。

次日起身，午后长新店打尖，到得房中，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，款书“九月十二日，韦痴珠出都，计自丙申，宿此十度矣，感怀得句，不计工拙也。”想道：“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《平倭十策》这人么？因朗诵道：

“残秋候欲尽，客子苦行役。行行岂得已，万感在心曲！浮云终日闲，倦鸟不得宿。薊门烟树多，芦沟水流浊。回首望西山，苍苍耐寒绿。”

看毕，叹了一口气，想道：此诗飘飘欲仙，然抑郁之意，见于言表。才人不遇，千古如斯！因触起昨日所见的，不知是否此君？看他意绪虽甚无聊，气概却不傲兀。我这回出都，好像比他强多，其实沦落天涯，依人作计，正复同病相怜也！

兀坐半晌，只见索安回道：“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。”荷生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坐轿甚好，昨天误了半站，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，赶上正站，汝们迟到都不妨呢。”

看官，你道荷生要赶正站，是何意思？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，是在花神庙门口注意瞧他的，此刻因人想诗，因诗想人，恨不一下问明。岂知痴珠在都日久，资斧告尽，生平又介介不肯亏人。此番出都，因陕西是旧游之地，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游草堂之约，决计由晋入秦，由秦入蜀。把箱篋书籍，概托万庶常收管，自与秃头带一付铺盖，一领皮袍，自京到陕二十六站，与车夫约定兼程前时。你道荷生大队人马，那里赶得上他？正是：

大海飘萍，离合无定。
万里比邻，两心相印。

到底荷生、痴珠踪迹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钱筵招游荔香院

话说痴珠单车独行，不日已抵潼关。习凿齿再到襄阳，蒯子训重来灞水，一路流连风景，追溯年华，忽然而喜，忽然而悲。虽终日兀坐车中，不发一语，其实连篇累牍也写不了他胸中情绪。便口占一绝道：

“苍茫仙掌秋，摇落灞桥柳。锦瑟惜华年，欲语碑在口。”

吟毕，喟然长叹。秃头正在车头打盹，忽然回头道：“此去长安，只有十里多路，老爷进城，何处卸车呢？”痴珠想道：“西安尽有故旧，但无故扰人，又何苦呢？”便说道：“咱们进城找店罢。”转瞬车到东门，刚进瓮城，忽见从城内来了车，车内坐着一人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故人，姓王字漱玉，系长安王太傅长孙，与痴珠同年。这日要往城外探亲，适与痴珠相值，两边急忙跳下车来，欢然道故。漱玉因问道：“前月接万世兄信，知吾兄有蜀道之游，不想今日便到，如何走得这般快？但如何那里卸车呢？”痴珠未答，秃头在旁道：“老爷在找店哩。”漱玉道：“岂有此理。难道西安许多相好，都不足邀吾兄下榻么？”痴珠笑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小弟急欲入川，拟于此时竟不奉访，俟回陕时再与故人作十日之欢。”漱玉笑着吩咐跟人道：“你们赶紧飞马回家伺候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携着痴珠的手道：“我们同坐一车，好说话些。你的车叫管家坐着，慢慢的跟来罢。”

原来漱玉家中有一座园亭，是太傅予告后颐养之地，极其曲折，名曰蓬园。太傅开府南边时，痴珠尚幼，最为太傅所器重。后来与漱玉作了同年，值逆倭发难，因上书言事，触犯忌讳祸几不测，赖太傅力为维持，得以无罪。未几太傅予告，携入关中，所以园中文酒之会，痴珠无不在座，所有联额题咏，痴珠手笔极多。因此一家内外男女，无一人不认得痴珠。先是，家丁回家，说：“韦老爷来了。”漱玉太太便分派婢仆，将蓬园中碧梧山房七手八脚铺设起来。

是夜，两人相叙契阔，对饮谈心。伤风泽之渐微，痛劫灰之难问。痴珠忽惨然吟道：“人生有通塞，公等系安危。我近来绝口不谈时事矣！”停了一会，漱玉因问痴珠道：“你记得七年前进京，娟娘送咱们到灞桥行馆么？那一夜你两人依依情绪，至今如在目前。你的诗是七绝两首。”便吟道：

“灞陵驿畔客停车，惜别人来徐月华，浊酒且谋今夕醉，明朝门外即天涯。

玳梁指日誓双栖，此去营巢且觅泥。絮絮几多心上语，一声无赖汝南

为。”

痴珠道：“你好记性。这两首诗，我竟一字都忘了。”漱玉道：“自然忘了。”痴珠惨然高吟道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！”便问漱玉道：“你如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状呢？”漱玉道：“我前年见过一面才晓得他嫌死了。以后闻人说，他哭母致疾，闭门谢客，近来我不大出门，便两年多没见人提起他踪迹。如今长安名花多着哩，迟日招一个人领你去逛逛罢。”痴珠道：“我也听人说，这几年秦王开藩此地，幕中宾客都是些名士，北里风光自然比向时强多了。”二人于是浅斟强酌，尘襟涤荡，烛跋三现尚未散筵。只见小丫鬟携着明角灯回道：“太太说夜深了，韦老爷初到，车马劳顿，请老爷少饮，给韦老爷早一点安歇罢。”漱玉笑道：“我倒忘了！只顾与故人畅谈。”遂尽一壶而散。晚夕无话。

次日饭后，漱玉果招一个人来，姓苏字华农，系府学茂才。漱玉自去城外探亲。西安本系痴珠旧游之地，是日同华农走访各处歌楼舞榭，往往抚今追昔，物是人非，不免怅然而返。

第三日，漱玉回家，也跟着同游。一连数日，总访不出娟娘信息，痴珠也就懒得走了。彼时便有亲故陆续俱来，痴珠也不免出去应酬一番，更把访娟娘一事搁起。且痴珠急于入川，只得将此事托漱玉、华农，慢慢探问。

一日，三人在山房小饮，门上送进单贴，系痴珠世兄弟吕龙文，专为痴珠钱行，请漱玉、华农作陪，未注行云：“席设宝馨坊荔香仙院，务望便衣早临，是荷！”痴珠将单递给华农道：“这荔香院你认得么，怎的咱们没有到过？”漱玉笑道：“这地方华农是进不去呢。如今龙文请你，你题上‘知’字，我们都陪你走一遭罢。”闲文休叙。到了那日三下多钟，龙文亲自来邀，恰好华农在座，便四人四辆车，向宝馨坊赶来，此时已是十月将终，朔风渐烈。痴珠初进巷口，便遥闻一阵笙歌之声。又走了半箭多路，到了一家前面，车便站住了。四人一齐下车。只见门前一树残柳，跟班先去敲门。痴珠细看，两扇油漆黑溜溜的大门，门上朱红贴子，是“终南雪霁，渭北春来”八个大字。早有人开了门，在门边伺候。痴珠四人相让了一回，跨进来，便是一条砖砌雨道。院中卸着一辆雕轮绣帘的轿子。甬道尽处，便是一个小小的二门，进去，门左右三间厢房，厢房内人已出来，开着穿堂中间碧油屏门。痴珠留心看那屏门上匾额，隶书“荔香仙院”四个大字，门中洒蓝草书板联一对，是：

呼龙耕烟种瑶草，
踏天磨九割紫云。

集句。痴珠赞声“好！”跨进屏门，便是三面游廊，中间摆着大理石屏风，面面着油亚字栏干，地下俱是花砖砌成，鸟笼花架，布满廊庑上下。四人缓步上厅，便有丫鬟掀起大红夹毡软帘，早有一股花香扑鼻。方才要坐下，早闻屏后一阵环佩之声，走出一丽人，髻云高拥，鬓风低垂，袅袅婷婷，含笑迎将出来，把眼瞧着痴珠道：“这位想是韦老爷么？”龙文笑道：“你怎么认得？”便携着丽人的手，向痴珠道：“此长安花史中第一人，小字红卿，吾兄细细赏鉴一番，可称绝艳否？”痴珠深深一揖道：“天仙化人，我痴珠瞻仰一面，已是三生有幸。‘赏鉴’两字，你可不唐突么？”红卿笑道：

“韦老爷如此谬赏，令我折受不起。”便让四人依次而坐。屋系三间大厅，两边俱有套间在内。

一会，丫鬟捧上茶来，红卿亲手递送已毕，又坐了片刻，漱玉便向红卿道：“我辈虽非雅客，竟欲到你小院一坐，不知可否？”红卿笑道：“岂敢。小宝卑陋，恐韦老爷笑话。”说着便往里请，丫鬟前面领着，转过屏后，又一小院落。由东边一道粉墙进了一个垂花门，南面墙下有几十竿修竹，枝叶扶疏，面南便是三间小屋，窗上满嵌可窗玻璃。进了屋门只觉暖香拂面。原来三间小屋，将东首一间隔作卧室，外面两间迤着文线，西南墙上挂着一个横额，上写道：“玉笑珠香之馆”，款书“富川居士”。痴珠细审笔意，极似韩荷生，便向红卿问道：“这富川居士，可是韩荷生么？”红卿点头道：“是。”漱玉道：“红卿室中，有一字不是荷生写的么？”红卿因问痴珠道：“你在京会过他没有？”痴珠道：“人是会过，诗也读过，只是不曾说过话。”红卿道：“你如今可晓得他的踪迹么？”痴珠道：“他很阔，我出京时，闻他为明经略聘往军营去了。”

红卿、痴珠说话时，漱玉立起身来，步到东屋门边，掀开房帘，招呼痴珠下炕，道：“你看那壁上许多诗笺，不是荷生小楷么？”痴珠踱入卧室，见茵藉几榻，亦繁华，亦雅净，想道：“风尘中人，有些韵致，不减娟娘也。”便从那柳条诗绢上《七绝四首》瞧起，看到第三首，吟道：

“神山一别便迢迢，近隔蓬瀛水一条。双桨风横人不渡，玉楼残梦可怜宵！”

便道：“哦！这就是定情诗么？”再瞧那乌丝冷金笺上《金缕曲》一阙云：

转眼风流歇。乍回头，银河迢递，玉箫呜咽。毕竟东风无气力，一任落花飘泊。才记得相逢时节，雾鬓烟鬟人似玉，步虚声，喜赋《瑶台月》。谁曾料，轻衫别！
旗亭莫唱《阳关叠》。最惊心，渭城衰柳，灞桥风雪。翠袖余香犹似昨，咫尺河山远隔。恐两地梦魂难接。自问飘蓬成底事？旧青衫，泪点都成血。无限事，向谁说！

漱玉便向痴珠道：“这便是荷生去年留别之作，沉痛至此！”又望着红卿道：“你们相别，转眼便是一年，光阴实在飞快！”红卿一面答应，一面眼圈早已红了。漱玉便不往下说。痴珠又瞧那泥金集句楹联云：

秋月春风等闲度，
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点头道：“必如红卿，方不负此等好笔墨！”红卿即让四人在房中坐下，道：“你的诗名，早有人向我说过。自古文人相轻，实亦相爱。你这般倾倒荷生，怎的见面不扳谈呢？”痴珠便将花神庙匆匆相遇，及先后题诗一节，详叙出来。红卿道：“你看过他的诗，你心中自然有了他，他以后读你的诗，又不知怎样想你呢。你爱他的诗，他今

年都中还有诗寄来赠我，我如今统给你瞧罢。”说毕，便唤丫头取钥匙。向枕函检出浣花笺数纸，递给痴珠。大家都走拢来，痴珠展诵道：

“冰绡雾縠五铢轻，记访云英到玉京。苔径晓烟窗外湿，桂堂初月夜来明。菱花绰约窥新黛。仙果清芬配小名。最是凝眸无限意，似曾相识在平生。

银壶漏尽不成眠，乍叙欢情已黯然。萍梗生涯悲碧玉，桃花年命写红笺。团香和泪常无语，理鬓熏衣总可怜。莫话飘零摇落恨，故乡千里皖江边。

便道：“原来红卿是安徽人，游转至此，可怜，可怜！”说毕，又往下念道：

玲珑宝髻重盘云，百合衣香隔坐闻。秋剪瞳人波欲活，春添眉妩月初分。紫钗话旧浑如梦，红粉怜才幸有君。杜牧年来狂胜昔，只应低首绾金裙。

黄昏屋气忽成楼，怪雨盲风引客舟。水际含沙工伺影，花前立马几回头。……

哎呀，怎么起了风浪，不能见面了？”红卿道：“一言难尽。请往下看罢，这还好呢！”痴珠又念道：

“同心小柬传青鸟，借隐名山誓白鸥。独看双栖梁上月，为依私拨钿篦篸。

名花落泪已含冤，欲驾天风叫九阍。一死竟拼销粉黛，重泉何幸返精魂。”

痴珠读至此，正要与红卿说话，谁知红卿早已背着脸，在那窗前试泪，龙文便道：“不用念了！”痴珠如何肯依，仍接着念道：

“风烟变灭愁侵骨，云雨荒唐梦感恩。只恐乘槎消息断，海山十笏阻昆仑。

鸭炉香暖报新寒，再见人如隔世难。握手相期惟有泪，惊心欲别不成欢。黄衫旧事殷勤嘱，红豆新词反覆看。凄绝灞陵分手处，长途珍重祝平安。

金钱夜夜卜残更，秦树燕山纪客程。薄命怜卿甘作妾，伤心恨我未成名。看花忆梦惊春过，惜酒浇愁带泪倾。恨海易填天竟补，肯教容易负初盟？

珍珠密字寄乌丝，不怨蹉跎怨别离。芳草天涯人去后，芦花秋水雁来时。双行细写鸳鸯券，十幅新填豆蔻词。驻景神方亲检取，银河咫尺数归期。”

吟毕，大家赞道：“好诗！缠绵宛转，一往情深！”疾珠倒也不发一言，慢慢将诗放在桌上，目视红卿，默默不语。红卿停了一会道：“韦老爷，汝与娟娘情分也自不薄。”疾珠听说娟娘，便急问道：“红卿，你知他下落么？”大家见红卿突说娟娘，也觉诧异，便一齐静听起来。红卿沉吟一会道：“你既念他，你为何分手以后，不特无诗，且无只字？娟娘每向我诵‘为郎憔悴却羞郎’之句，辄泫然泪下。”痴珠红着眼眶道：“这‘薄幸’两字，我也百口难分了！只是事既无成，万里片言，徒劳人意，到底娟娘如今是怎样呢？”

红卿道：“说起娟娘，我也摸不出他的意思。我家向日避贼入陕，投奔于他，深感他恩义。后来我掌起门户，他嫌便死了。娟娘素来孝顺，将衣饰尽行变换，以供丧葬。自此不涂脂粉，长斋奉佛。前年三月初三夜，忽来与我作别，说要去南海朝观音。我方劝他，‘心即是佛，不必跋涉数千里路，况目下南边多事，如何去得？’次日即有人传说，娟娘留一纸字给他姊妹，领一婢不知去向。你道奇不奇呢？”

大家听说，呆了半晌。痴珠尤难为情。一会，巨烛高烧，酒菜杂陈，丝竹迭奏。无奈痴珠、红卿各有涉事，虽强颜欢笑，总无卿赖。正是：

儿女千秋恨，人前不敢言。
夜来空有泪，春去渺无痕。

不到二更，痴珠便托词头痛散席，借漱玉先回去，龙文二人也就散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 火树银花元宵奏凯

话说太原本古冀州之地，东连燕、豫，西界大河，北有宁武、偏头、雁门诸关，坐制称雄，屹然为神京右卫。逆倭连年由海道蹂躏各省，北天津、登、莱，南则由宁波滋扰浙江，由瓜州滋扰三江。复援金人册立伪齐故事，封了粤西巨寇员寿泉，窃踞金陵。于是淮海之间，大河南北，以及两湖，土匪蜂起，逆倭遂得以横行无忌。朝廷赋额日亏，军储日绌，全靠西陲完善之区转输支应。山右尤畿疆屏蔽，西北膏腴。

是年春间，豫州节度武公部下官军，迭获胜仗，逆倭势蹙，勾引河东土匪，窜入平阳，计欲结连关外回番各部，由草地潜入燕、云。幸明经略北来，士卒用命，渐次扑灭。是以驻节并州城中，相仇剿灭。韩荷生就聘到军，磨盾草檄，持筹高唱，此其余事。始而冀州肃清，继而协同豫州武公部下官军，克期剿贼，得以专筹各道军饷。——此皆韩荷生一力赞成，经略所以十分器重。

忽忽之间，早是十二月了。一日，探马报称：“口外回民聚众数十万，醮酒歃血，将由关外直扑宣化、锦州等处。”经略急请荷生计议，荷生笑道：“此谣言也。自古出塞必在春，目下穷冬，漫山积雪，毋论回民不是铜筋铁肋，试想草枯水涸，人马如何走得去呢？但边境近稍宁静，有此谣言，亦不可不早为防备。以愚见料之，大约回民将逼我张皇北顾，乘虚渡河掠夺，故造此谣言，教我顾彼失此。为今之计，当先委干员前往潼关，探侦动静，更传檄率雍州节度，早为捕治。蒲关一带，亦不可不暗暗戒严。老经略高见以为何如？”经略喜道：“先生此论，洞彻匪徒肺腑。”话犹未毕，只见门上传鼓，递进蒲关总兵烧角文书一角，经略忙偕荷生一同披览，道：

镇守蒲关总兵游长龄，谨禀节帅大人阁下。敬禀者：十二月十七日午刻，据黄河渡口巡检原士规禀称，“探得十六日夜三更，潼关城中失火，关门大开，回民万余人，鼓噪而入。一城文武，俱被杀害。声言聚众三十万人，将行北渡。”卑镇即刻出往河干察看，见贼兵帐房布满西岸。现蒲关守兵，自裁撤后，只有八百余名。深恐兵力单薄，不足防御。幸各乡俱有团勇，力扼河岸。惟虑蜂拥而至，众寡不敌。专此飞禀。

看毕，便向荷生道：“果不出先生所料。但事已至此，如何是好？”荷生慨然道：“此等乌合之众，大人当以先声夺之，便令解散，万不可片刻迟延。今日已四下多钟了，大人起马，万不及事。乞发令箭，调颜参将、林游击各带左右翼兵一千名，连夜出城驻扎，五更兼程趲行，限五日到蒲。大人于明日未刻，统领大兵，出城十里驻扎，二十二日长行。某愿随鞭鞭，供大人指挥。”

经略迟疑道：“教兵如救火，固当以速为妙。但今日即行调兵，恐势有不及，奈何？”荷生道：“左右翼兵即在本营，军装原无不备，着今夜驻扎城外，正为兵丁一切粮粮器械计耳。贼一路必有耳目，若知大兵即到，自然心生畏沮。据报‘聚众三十万人’，此自狡贼虚张声势，然数万人是必有的。此数万人未必皆无父母兄弟妻子田产，大半为贼逼胁出来。某请为密行晓示，令其自相离异。且平日官军就道，筹饷办装，日延一日，教兵几有迟至半个月尚未出城者。大人朝闻警，暮出兵，鼠辈闻风，定当胆落。看某仗剑为大人杀贼哩。”经略道：“先生计画周到，即请先生同行，所有机宜，悉凭先生调度。”说毕，便传中军捧过令箭，教随荷生到帐前施令。果然事权在手，威信及人，二十日一早，颜、林二将早已带兵向蒲州趲行去了。

第二日，经略亦偕荷生出城，将一切筹饷事宜，统交节度曹公。荷生又将平日先催那一处，先解那一处，某处用某人，某人熟某事，开明节略，送给曹公。曹公接办，自不费手，也着实钦服荷生才干。这且按下。

且说颜、林二将，晓夜趲行，到得中途，忽奉令箭一枝，锦囊一个，内固封密札。二人忙拆开同看，道：

顷探得河南土匪阿大郎等，因潼关失守，势复蜂起，攻陷陕州，两将军所带左右翼兵，由小路星驰，搁至陕州，一鼓歼除，无留一人。再于硤石关左右树林中，留兵二百名，不时巡哨，多设旌旗，以为疑兵。定于正月十五日二更后至潼关，看城中火起接应，不得有违！

看毕，急照密札催兵前进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颜、林二将，是何等样子？颜参将名超，系武进士出身；林游击名勇，系营伍出身。颜善使单刀，林善使画戟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且两人各有一绝技：颜参将能于百步之外树林中数过第几枝第几叶，射之无有不中；林游击能发连珠箭，一开弓射倒三人，再无闪得过的。只是心气粗暴，言词大戾，动辄得罪长官，以致十年还是一个守备、一个千总。自经略到晋，克复平阳，会剿陈、汝，他二人便超群绝伦，为经略赏识了。不半年间，以军功擢至参、游，眼见得去总兵不远哩。看官！汝道人生可不要逢个知己么？

闲话休讲。说他两人到了河南，果然土匪纵横，焚村劫舍。颜、林两将所带皆百战之兵，分路剿除，不日即将陕州收得。并按着柬贴，在硤石关一带设下疑兵，专等十五日到潼关接应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那贼匪据了潼关，十余日不能渡河。城中不过数里地方，能够搜得出几多粮草？将向华阴进发，又被西安重兵拦住去路。将往河南掳掠，忽闻经略遣将，将陕州土匪斩杀无遗。并探得一路均有伏兵，几次出城，俱被官军击退。且乌合之众，本无纪律，回子与番子，只好奸淫掳掠，有勇无谋，弄得个个魂惊胆战，已有散心。

忽一日，潼关城中贴了几十处大营告示，众人瞧道：

钦差大臣经略西南世袭一等威勇侯明示：为恺切晓谕事。尔陕甘回民，自李唐以来，转徙内地，食毛践土，千有余岁。我朝天覆地载，汉民回

民，从无疑视。乃者逆倭犯顺，天地不容，神人共愤。鄙是已穷之技，豕无可突之围。釜底游魂，苟延旦夕。尔等乃受其指挥，并勾番部，兼胁良民。岂知天上军来，若风扫叶；汉家兵到，如日沃霜。本爵钦承威命，统领元戎，招募悉拳勇之材，团练集爪牙之利。燕犀排出，争淬芙蓉；代马驱来，久肥首蓓。四围炮火，中天掣列缺之鞭；一片刀光，半夜射望诸之魄。狼锋立折，螳斧徒劳。惟思二百年列圣垂谟，但有如伤之念；十余万生灵就溺，谁无欲拯之心。为此，特宣明谕：尔等俱有官骸，亦念骈诛之惨；谁无妻子，盍思孳戮之冤。兵弄潢池，原属无知赤子；戈投牧野，即为归顺黔黎。本爵既往不咎，咸与维新。予以免死之牌，示之投生之路。倘执迷不悟，甘心从逆，则城破之日，必尽杀乃止。其毋悔！某年正月某日给。

于是回民每夜辄有百余人缒城私诣大营，求给免死牌。旬日之间，来者愈众，将十万免死牌给发殆尽。经略一切事务，俱与荷生计议。且屡奉严旨，急命克复潼关，便觉十分愁虑。那荷生每日仍是轻裘缓带，饮酒赋诗，并传知蒲关城内居民，依旧安业，开放花灯。

到了十五日早晨，荷生在经略帐中，传出令箭二枝，密札二个，一个与蒲关游总兵，一个与本营李副将。二人看了密札，各自分头行事，众人皆不知是何缘故。到了黄昏时候，城中银花火树，一色透明。荷生乘马，带了五十名兵，在灯市游了一回，自行出城去了。经略营门，毫不见些动静。

再说颜、林二将，到了十五日午后，行至潼关二十里外，饱餐战饭，预备接应。先差探马探听，回报：“大营、贼营，隔河相对，未曾打仗。”二人心中疑惑。不一会，日色西沉，月光东上，二人骑马当先，迤迤望潼关进发。到了关前，已将近二更时候，只见月明如昼，隔河大营内鼓角无声，又无船只渡河，只好将兵在汉岸扎住。

又过了一个更次，仍无消息，四只眼只往城中看着。兵士们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都磨拳擦掌，等候打仗。猛然一回头，见隔河大营中赤的一枝号火腾起，直上云霄，二将便知有了消息，便命众兵一齐上马。随后又见起了两枝号火。话言未了，关内信炮连声，月明之下，倒看不出火光，只见滚滚黑烟，冲天四起，人声鼎沸。二将便令军士顺风向贼营放起火来。麾兵上前，正要冲杀，隔河大营也就大开营门，万炬齐出，都在东岸上列成队伍，却不渡河。那时城外贼营，正在睡梦之中惊醒，仓卒接战。怎当二将的兵骁将勇。霎时已经死了一半，一半抛戈弃甲，沿河逃生。正在追杀之际，城内关门大开，先拥出三五百人，皆是黄布包头，大声招呼官兵：“进城杀贼！”四望城上垛口，人俱站满，敌楼上悬出一盏大红灯，上写着斗大的一个“顺”字。二人看了大喜，且不去追赶余贼，带领众兵杀进城来。

是夜，贼众因探得蒲关内大放花灯，所以毫无防备。半夜忽然听和四处火起，人声大呼道：“我等皆明大人官军，投降者免死！”所有贼首沙龙巴戟，带着一千心腹，一时措手不及，四散跑出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正要出城，迎头遇着颜、林二将，一阵好杀。只见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。便折转头来，想出东门逃命。二将随后正赶，忽见贼匪纷纷倒地，四路炮响枪鸣，迎面在刀光中闪出一将，手舞大刀，正在那里杀贼，犹如砍瓜切菜。原来是蒲关游总兵。见了二人，十分大喜，但道：“明爷有令传与二位，见头包黄布者免死！”于是合兵一处，搜杀城中番回各匪，救灭烟

火，安抚良民。此时已是四更，城内城外这一阵杀死的贼，约有万人，投降者亦有万众。只有贼首数人，尚带着一伙悍贼，拚命杀出城外。又合城外的余贼番子回子，一共尚有数千，便想渡河往西抢掠。忽见隔河岸上一片火光，绵亘不绝，遂教番兵引路，打草地内顺着河往西行走。却喜回头一看，并无追兵，遂放心大胆而进。意欲待天明之后，寻着村庄，掳些饮食。

又走了一个更次，已是五更过了。约莫也走了二三十里，月色渐渐西沉，拂拂晓风，吹得那河岸败苇丛芦沙沙乱响。远远望见河旁，似有几辆大车停住。往前走，荒草愈多。正在寻觅路径，忽听一声炮响，三面火光骤发，前后俱被大车满载柴草，灌上了油，把路都塞断。一阵风过，遍地的枯草烘烘烧着，草内先埋下无数的铁炮，引着药线，直裂横飞。只烧得这一伙数千贼匪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只往河中乱跳，溺死的也不计其数。其余均焦头烂额，血染黄沙了。

看官，你道这场火是那里来的？就是荷生早晨派的李副将在此埋伏，算定贼匪必由此路，故此烧他一个尽绝。荷生带了数十名心腹健卒，正在高阜上望，见大功已成，十分欢喜。时东方已白，随即与李副将会在一处，向潼关来。方到关下，早望见经略大旗，正在渡河，颜、林、游、李四将，皆列队相迎。经略一到西岸，见了荷生并四将，便笑吟吟的向荷生拱手道：“深劳先生妙算，并诸将勤劳，一战功成，可喜可贺！”遂与荷生并马入城，出榜安民。将生擒贼首，一齐枭斩示众。委员讯问未出城回民：有眷属者，悉令回籍；其单身者，交地方官安插。时雍州节度驻扎同州，约期相见，高宴三日。破石关伏兵二百名，亦已调回，大兵便凯歌渡河，回太原去了。凡秦晋官民，无不仰慕荷生丰采，每出，至道途拥挤不开。看官，汝道热闹不热闹呢！正是：

苟有用我，惟惟运筹。
轻裘缓带，名士风流。

自是逆倭闻风，再不敢窥伺山右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